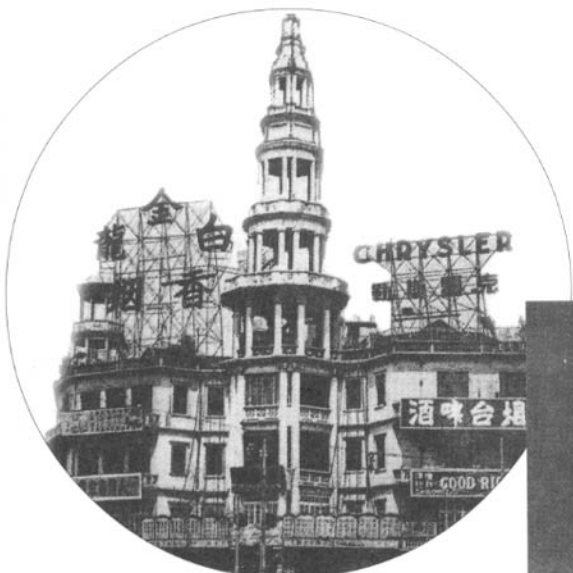


游乐场里的京剧女伶

记孟小冬和露兰春

□沈 寂



■ 大世界游乐场由黄楚九创办于1917年，是一座中西式综合建筑，四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3580平方米。内有各式娱乐厅和剧场，内庭中设露天舞台



■ 黄楚九(1872-1931)

1917年，黄楚九在法租界的八仙桥地段创办了“大世界”。为了压倒“新世界”，黄楚九无论在“大世界”的建筑、布置、演出剧目还是演员方面，都力求超越。“大世界”初创时，仅造有两层，外加屋顶平台。底层有京戏、歌舞班和电影场。二楼则有杂耍场演出南北曲艺，文明宣卷、口技快书、大鼓书滩、双簧滑稽等应有尽有。各班演员，多为名家，如弹词的吴玉荪、朱耀廷，苏滩的林步青，锡滩的袁阿仁，滑稽的王无能等。惟独京剧只请到了三流角色。当时的京剧名伶都是各大舞台、戏馆的台柱，不肯屈驾到游乐场演出，由此，“大世界”的京剧演出场地称为“小京班”，演出剧

目有连台本戏《施公案》等。

“大世界”因其票价低、观众多，又有种种优待，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把其他游乐场的看客都吸引了过来，天天盈利。黄楚九于是扩展建筑，加高层楼。几个场子也由小变大，座位增加，并不惜重金聘来当时名噪上海滩的武生李春来挂头牌。由于剧场扩宽，舞台放大，“小京班”便改名为“大京班”。

李春来11岁入北平丰台喜春台科班，习武生。他的老师是谭鑫培之父谭叫天。满科后，李春来在京津两地演出，拿手戏为《花蝴蝶》、《白水滩》、《狮子楼》等。来上海以后，他自组春桂、春仙、桂仙三个戏班。清末的武生行当，有

俞（菊笙）、黄（月山）、李（春来）三派，俞派以长靠戏为主，黄派重唱工，李派格斗勇猛，都受到上海观众欢迎。

有一则梨园轶事曾轰动上海滩。有一位妓女出身、后为董姓大官小妾的朱桂珍，她酷爱京剧，迷恋李春来，两人发生了恋爱关系，还出费另组戏班——以春来之“春”和桂珍之“桂”起名“春桂班”。此事被大官发觉，将李春来以“淫伶”之名打入大牢两年。李春来出狱后，黄楚九重金聘他到“大世界”挑



■ 李春来(1855-1925)

大梁。李春来又带来了师从他的盖叫天以及林树森、小杨月楼等加盟。这几位名伶登台,使“大世界”的“大京班”顿时誉满上海滩。

黄楚九不愧为游乐大王,胸怀大志。他认为,“大京班”虽然有名伶为台柱,可称雄一时,却不能持久。他不愿步各大戏馆、舞台的后尘,靠名角吸引观众;而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选拔新人,提倡女班。在“大世界”大京班演出的同一年(1919),有人将城隍庙旁专售小百货的“劝业场”原址改造为“小世界”游乐场,楼内上演京戏、绍兴戏等各种戏曲。在京戏班里,有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伶。

孟小冬是孟家班中孟鸿寿之



■ 孟小冬童年练功处(今大境路老城厢古城墙)

女,9岁时随仇月祥学老生戏,12岁在“小世界”登台。黄楚九发现后,立即请孟小冬到“大世界”,与李春来搭班。孟小冬每天在“小世界”和“大世界”同时演出,剧目也相同。她在“小世界”日场演出后,并不卸妆,而是直接坐了盖着车篷的黄包车赶到“大世界”演夜场。在“大世界”,孟小冬与名伶配戏,从开锣戏唱到大轴戏,日夜满场,步步登高。

以下是孟小冬于1919年在“大世界”演出的剧目:

11月24日 客串《逍遥津》(压轴戏为李春来、粉菊花合演的《狮子楼》)

12月1日 《群臣宴》

2日 《四郎探母》

3日 《捉放曹》

4日 《武家坡》(汪碧云合演)

5日 停演一天,在戏单上孟小冬名字加框,称为最优等唱做须生

6日 (日场)《乌盆记》,(夜场)《徐策跑城》

7日 (日场)《雪杯图》,(夜场)《白虎堂》

8日 《斩黄袍》

9日 《李陵碑》

10日 《空城计》

11日 《逍遥津》

12日 《上天台》

13日 (日场)《杨家将》,(夜场)

《击鼓骂曹》

14日 (日场)《奇冤报》,(夜场)

《梅香节》

15日 《捉放曹》

16日 《洪羊洞》

17日 《四郎探母》

18日 《徐策跑城》

19日 《御碑亭》

20日 (日场)《捉放曹》,(夜场)《白虎堂》

21日 (日场)《乌盆记》,(夜场)《李陵碑》

22日 《武家坡》

23日 (日场)《三娘教子》,(夜场)《上天台》

24日 《黑水国》



■ 孟小冬(1907-1977)

25日 《曹操逼宫》

26日 《大翠屏山》(合演者李春来、粉菊花)

27日 (日场)《雪盆图》,(夜场)《探母》

28日 (日场)《空城计》,(夜场)《徐策跑城》

29日 《斩黄袍》

30日 《白虎堂》

31日 《武家坡》

在1919年12月的31天内,孟小冬在“大世界”共演出39场,23出戏。当时,她年仅12岁,初出茅庐,竟与海上名伶同台,越演越好,越演越红。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戏剧舞台上真是绝无仅有的。

“大世界”的“大京班”在孟小冬登台后开创了男女合演。尤其是女唱生戏,男扮女角,真是男女难分,乾坤颠倒。黄楚九于是把“大京班”改名为“乾坤大剧场”。

半年之后,李春来离沪,盖叫天等进了戏馆。黄楚九便启用了露兰春。

露兰春是上海法租界的一个警长的女儿,原姓张,自小爱唱京剧,曾跟随小金铃、粉菊花学戏,能文



■ 孟小冬初试自行车留影

能武，亦生亦旦，可称全才。她与孟小冬同年进“大世界”，在“大京班”当台柱，主演《独木关》、《连环套》、《落马湖》等武戏。虽不及孟小冬艺高，但露兰春的名声却不亚于孟小冬。露兰春比孟小冬年长九岁，两人以姐妹相称，曾合演连台本戏《宏碧缘》，红极一时。孟小冬北上后，露兰春曾主演时装戏《妻党同恶报》、《枪毙阎瑞生》等，后被黄金荣霸占。她不愿屈从，与颜料大王薛宝润的次子薛老二私奔。黄金荣怀恨在心，诬告薛老二，敲诈勒索。薛老二从此厌恶露兰春，将她遗弃。露兰春走投无路，多亏薛老二原配夫人贝氏（贝润生长女）将她的子女收养下来。露兰春生计潦倒，于抗战前夕病故。我没见过露兰春，但我家有她的一张唱片，一面是《骂毛延寿》，一声高亢悲愤的叫板：“毛延寿呀！你这卖国的奸臣！”另一面是《莲英惊

梦》，一段西皮原板“你把那冤枉的事，细说分明……”唱得无限凄楚和沉痛。我边听边学，由此学会了唱京戏。

我与孟小冬和露兰春这两位女伶老生另有一段缘分。1986年，我在《新民晚报》发表《大亨》，揭露了黄金荣霸占露兰春并加以陷害的实情。十年之后，黄金荣的外甥臧增嘉带来了一位姓贝的中年男子。据他介绍，这位贝先生即是当年露兰春托给贝氏夫人收养的儿子。过去，他不敢承认自己是露兰春所生，是因为露兰春曾下嫁

大流氓黄金荣，人们就叫她“流氓婆”。我的《大亨》发表后，揭露了内情，明辨了是非，贝先生才知道原来他的母亲是受流氓欺压迫害的女名伶。于是在露兰春诞辰百年之期，她的子女们在静安寺为母亲超度，并将她的遗物——戏装、剧照等等从压藏多年不见天日的箱子里搬出来展示，为冤沉多年的母亲正名。这次，贝先生是特地来到我家向我道谢的。我没想到，我在《大亨》里一段文字竟为一代名伶申诉了不白之冤，也为她的后辈扬眉吐气。

我与孟小冬更有一段特别的缘分。1947年，她为杜月笙祝寿，在中国大戏院演《搜孤救孤》。当时，我是记者，能有机会进剧院观赏。绕梁的唱腔，圆润动听，激越苍凉。唱声、琴声、喝彩声混为一体，满场响亮，真是“广陵绝响”。之后我经常聆听当场录制的钢丝录音，百听不厌。

1950年我在香港，竟有机会到杜家拜谒这位“冬皇”。只见她一袭乳白旗袍，脂粉不敷，眉清目秀，气度不凡，风韵依旧，接见我这晚辈戏迷。当我提及孟家前辈时，她低声轻语，无意中说一句：“我不是孟家人。”在归途中，我询问陪我去的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创办人李祖永。他告诉我：“杜先生曾私下向他透露‘冬皇’的身世——她是山东人，原姓董。孟家班到小村演唱，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天天来听戏，孟家班离村时，女孩紧跟不离。孟家班见



■ 露兰春(1898-1936)

她可怜可爱，不忍舍弃。女孩父母也因贫穷无力抚养，便将她送给孟家班，改名孟小冬。”这段鲜为人知的“冬皇”身世，每当我聆听孟小冬的唱片时，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令我感慨万分。

1977年，传来“冬皇”逝世的噩耗，我不禁唏嘘不已。孟小冬的余派唱腔从此成为人间绝唱了。讷